



文學溪林



劉醒龍



面對丹頂鶴群，明明有十幾隻，又都變成對地行動，只要看上幾眼，丹頂鶴的周身，就會透出一種孑然於世的孤獨。

離丹頂鶴只有幾公里的小屋，四周十分沉靜，一個人待上一會兒，情緒中就冒出幾絲孤鶴的味道。午後時分，自己的一隻腳剛邁到院子裏，天空突然傾下一盆大雨，轉身找出一把秋天裏難得用一用的雨傘，重新站到門口，撐開來走下台階，走到相鄰的另一處院門前，那雨就變成星星點點，隨後索性完全停下來。有那麼一瞬間，被陣雨從地底下攆出來的青草芬芳籠罩着人身上所有的感官。

來此地兩天了，隨隨便便就能發現黃河奪淮入海的痕跡。相反，哪怕使盡千般變化，萬般努力，仍舊找不到一根蛛絲、半點馬跡，像地理教科書那樣確認，這一帶也曾是長江入海口。歷史和自然，在一萬年的時光裏，用一顆顆或圓或方的沙粒，用一滴滴或淡或鹹的水珠，用一副副糜鹿的犄角，用一片片丹頂鶴的羽毛，用繁花、用荒草、用螺蚌硬殼、用魚蝦骸骨，將曾經的莽莽江濤掩蓋得乾乾淨淨，哪怕掘地三丈也是徒勞。

在江淮合力堆積而成的陸地邊緣，既是東海的岸線，又是平原的水線，水在抵禦沙土的侵犯，水又不遺餘力地揚起浪濤將沙土夯實在浪濤的碎片之下。到底是陸地用淺薄的積累吸納海洋的豐富深廣，最終實現進佔深海龍宮的企圖，還是海洋將水循環到天空，再播灑下來，洗滌已經蒙塵的陸地，並使陸生萬物不再蒙塵？數百明湖，上千清流，十萬水泊，億兆波紋，別出心裁地描畫出巨大的潮間帶。在大陸面

前，這樣的地帶免不了露出三分水的柔軟，在大海身邊，這樣的區域情不自禁地顯現七種岩石的堅強。有史為證，自范公堤修建至今的兩千一百年，這片土地悠然長大了一千三百平方公里，杉柚檣桅，桑田更變，從沒有一隻跳跳魚，從小拇指大小長到大拇指大小。更多的螻蟻，擠成一堆，彼時或多，此時或少，若論個體，再過十個兩千一百年，仍舊是丹頂鶴們的小小零食。



●丹頂鶴將人世間的美潔德行做了最優雅的示範。

資料圖片

雖然看不見東海，一點也沒有改變東海近在咫尺的地理事實，晴空中的那一抹藍，高懸在地平線上，將本應該出現在同一地平線上的東海擋在身後。分明是受着海洋的影響，眨眼的工夫，略帶憂鬱的薄雲，就將大好的晴天，遮蔽為大漠煙塵的模樣，彷彿是要將海天、海洋和海潮的影響，消滅為零。

看得見的是丹頂鶴，鶴在那裏佇立，鶴在那裏間走，鶴在那裏亮翅，鶴在那裏試飛。近在咫尺的種種客觀事實卻像是水中觀月，霧裏看花，許許多多的疑惑堆積在面前，不敢相信這俗世裏竟然還有此等超然妙品。對比之下，其他的，其餘的，簡直就是化外之物。

有品格底線的人，用不了多少時間就能明察，丹頂鶴將人世間的美潔德行做了最優雅的示範。幾年前的七月，在可可西里腹地與幾隻黑頸鶴不期而遇，就已經驚訝過一回：在肉眼可見的那一帶，有冰雪，有花叢，有流水，有冷泉，有奔走在可可西里的一切猛獸，有翱翔在可可西里的一切飛禽，一切的一切全都抵不過孤立的黑頸鶴，而只能夠退而求其次，作為黑頸鶴的某種背景來顯出它們存世的必要。

最難防以美的名義醜化美。

更難辨用醜的行徑美化醜。

在天邊的可可西里，這是不可想像的事變，或許因高天在上，凡事昭然若揭吧！（未完待續）

（作者係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月下鄉愁

朱俊

搖搖晃晃的月光

搖搖晃晃的月光
癱軟在青瓦上
被吹落的記憶，簌簌作響
草木，故人，雲朵
都被漸緊的風帶走
優雅，或者粗獷
窗前燈明，一頁日記被翻開
帶着溫度的風在耳邊
用方言，喊我回鄉

田埂外的蛙鳴

田埂外的蛙鳴
將夜色從遠山扯下來
蓋住村莊的軀體
布穀鳥的聲音越來越近
輾轉的星辰在山頂上駐足
炊煙，孤獨的盤旋
同坐在簷口下抽煙的祖父一樣
與這座村莊糾纏了一輩子
碎落的瓦片躺在故鄉
逐漸茂盛的樹蔭下

月光的隱喻

鐵鍋，爐火，砧板
山溪，雲朵，日子
都被他揮動着祖傳的刀
切碎下鍋，翻炒擺盤
大地的餐桌上，擺滿百味
就連蝴蝶，也湊過來
他不懂修辭與排比
但每一刀下去，都是在布陣
有時候，也將手中刀
對着遠山的白雲比劃
如是，村子裏唯一一個
能將月光切碎的人
風一吹，鄉愁滿地

（作者係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窗明風和

每一粒鳥鳴都是本色抒情

吳垠康

一聲啾啾，蔥龍的森林醒了，濕漉的村莊醒了。林間闐闐的鳥們，嬉戲打鬧，交頭接耳，激越與低徊同頻，婉轉與率真共振，無須分清誰是誰，誰都是合唱團不可或缺的那一隻。

鳥兒讓村莊充滿靈性與生機，是人類須臾不離的夥伴。惡作劇的野孩子，掏了鳥窩，父母必然要給點顏色，輕則責備，重則挨揍。村莊流傳一種說法，掏鳥窩沾了鳥毒，必須用火連烤七天，不然頭上要生癩痢。野孩子不懂什麼自然和諧，不管什麼生態平衡，但要付出生癩痢的代價，就是不可承受之重。癩痢頭，一頭癩，剃頭師傅捏着鼻子，不知從何下刀，小心翼翼地難免掛彩，少不了刮出N個血窟窿。癩痢女孩子嫁不出去，癩痢男孩子打一輩子光棍，如果癩痢嫁癩痢，必然生出一窩小癩痢，誰還敢以身試法？後來才知道，掏鳥窩與生癩痢並沒有因果關聯，大人們的良苦用心，無非借莫須有的忌憚，給予鳥類安詳。這種樸素的關懷，像迴盪的鳥鳴，在村莊的天空世代流淌。

聽音識鳥，鳥兒的歌唱各具特色，人類舞台上的獨唱、對唱、合唱，都是拙劣的模仿。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譽滿全球的豆腐，食客為什麼百吃不厭，豆腐本身難以攻城略地，廚藝翻新，功莫大焉。鳥的高明當然不是推陳出新，而是各有專擅，各懷絕技，我罷下場你登台，百鳥和鳴協奏曲，再挑剔的感官也洗耳恭聽。

高潮迭起的舞會，靠一個或幾個大腕明星支撐，可能力不從心。腕兒再大，當適可而止，要恰到好處地把時間留給別人，儘管別人的聲音不一定那麼洪亮，不一定那麼曼妙，但紅花也要綠葉襯。吃膩了大魚大肉，上多少山珍海味，都不如一口老鹹菜過癮。村莊有各種鳥兒，有各種鳥鳴，彼此互為裨益，不可或缺。

如同演員登台排定的節目表，生旦淨末丑，次第登場。鳥鳴並非一哄而上，也分了時間段。

老家山後有棵古樟，到了深夜，會傳出淒厲的「苦苦」聲。聽老人說，那是鬼叫「苦」。老人所說的鬼，其實還算不上「鬼」，是指離體的魂



●鳥兒讓村莊充滿靈性與生機。

AI繪圖

魄。一時間，人心惶惶，神秘兮兮，婆娘們在悄悄議論，誰誰可能等不到端午吃糉子，誰誰可能熬不過年三十。不幾日，一壯年男子心臟猝死，不治身亡，便愈發堅信叫「苦」是死亡的徵兆。當然也有不靈驗的時候，因為夜裏一直有「苦苦」聲，村裏卻沒有經常辦喪。有位看山人，夜裏從古樟底下經過，「喂——喂——」飛出兩隻鳥，「苦苦」聲戛然而止。謎底破解，原來那聲音不是魂魄訴苦，而是貓頭鷹們在夜晚打發寂寥。

如果說「苦苦」聲是不懂貓頭鷹導致的誤會，那麼鳥鴉簡直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閉上鳥鴉嘴！天下鳥鴉一般黑！千百年來，鳥鴉成了十惡不赦的罪魁禍首，唯恐避之不及。原因很簡單，鳥鴉被定義為喪門星，哪裏有鳥鴉叫，哪裏就要死人。其實，人死之前與鳥鴉無關，牠自己的小命捏在天敵手裏，豈有能耐左右人的生死？鳥鴉是清除腐爛屍體的清潔工，行業苦點、髒點也就算了，還要因此背一世黑鍋，委實啞巴吃黃連。生活中，願同清潔工坐一條板凳的人估計不多，而身邊的美好環境，又何曾離開過清潔工的辛勤汗水？

森林飛百鳥，百鳥唱百音，每一粒鳥鳴都是本色抒情，都值得去珍惜與尊重。人，又何嘗不是森林裏的某隻鳥？

（作者係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

一方水土



一顆星

曲靜



●吉林隕石博物館內的「中國吉林一號」隕石。

網上圖片

當《星際穿越》《流浪地球》《三體》等影視作品藉科幻之名，以宏大的宇宙觀將一個人為臆造的宇宙徐徐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時，一個遠比這些呈現更浩瀚蒼茫的真實宇宙也同時被揭開面紗，緩緩地露出一角真容，令無數心懷蒼穹的愛好者，不再僅憑好奇獵奇、僅用仰望暢想等姿態，滿足日益增長的渴求，而是紛紛拿出科學的嚴謹，哲學的況味甚至不乏對人性的探索，將神思送入廣袤的星際。始於科幻啟蒙、終於理性求索，真正的「追星」從來都是出於浪漫又不止於浪漫哦！

吉林人有幸，在距今48年前的1976年，一顆流星的造訪，讓天外來客被實實在在地感知。也因此，將「流星家族」盡可能地聚集一堂。以行星宇宙教育為緣起，隕石博物館應運而生，以一己之力將浩瀚廣宇拉近到世人面前——看得見摸得着才會由衷生出趣味吧。

尋常市民也會因半個世紀前的「星落我家」，如數家珍地對慕名造訪的外地人來上一段並不嚴謹但相當由衷的推廣。

而官方也在介入打造「星空之旅」，為在曠野舉頭望星海提供必要條件。

在吉林市博物館，造訪地球的這塊世上最大的石隕石，被安靜地置於展台上供人觀摩，作為鎮館之寶享受着殊榮。此時的安靜安然，斷不能讓人想像當年的風馳電掣。

1976年3月8日下午3點左右，與任何一個日子無異的尋常一刻，突如其來的賓客不請自到——

宇宙空間一顆隕星以每秒十幾公里的速度墜入地球大氣層，並在吉林市郊上空發生爆炸。最大的3塊隕石沿原飛行方向繼續向西偏南方向飛去，最後一塊在地面上造成一個深3米、直徑2米多的大坑，土壤飛濺至百米之外……

不巧，剛剛11歲的本人，也成為那一時刻的見證者。居住地離最近的3號隕石落着點，直線距離不超過3里。那個怪異的傢伙幾乎就是從我們的頭頂上轟然而過，豈有無視之理。

幾乎所有的人在驚詫莫名之後便開始了瘋狂地探索，一千人眾像被颶風裹挾住一樣，又像是受了刺激的蜂群，黑壓壓地打着旋兒往出事地點颺，一路的腿腳狂奔，說不定還捲進不少不明就裏的看客，也跟着傻乎乎地瞎跑。

那還是乍暖還寒的時日，田地還未解凍，人們裹裹着臃腫的棉衣。那時候的人們對於人文歷史科普常識的掌握是那麼有限，發生在身邊的新鮮事物少之又少，難得有一個這樣的例外，被曠世奇觀磁石樣吸附，便無論如何都不管不顧了。

那天我們被「星星」召喚，從居民區狂奔至鄉野。每個揣着興奮好奇的人，都備着一份自己的想像和理解，卻基本不脫日舉舉望天的局限，圍圍半片的。

我們隨着人流跑到星星落地的那塊田時，只看到一孔不起眼的洞——也就比家裏的鍋灶大不了多少的洞，裏面有些黑，看不出深有幾許，地表有些浮土薄薄地敷着，打眼看上去似乎也沒啥特別。那時候的冬天總是走得晚，壟溝或背陰的地方還有未消去的殘雪髒污地縮着，小風也撲得臉發僵，呆久了，手腳先發出抗議，麻木了。不滿足的人們又開始繼續流動，目標改為那個大隊的隊部，說是星星已被民兵取出存放在那裏，站崗守着誰也不讓見。一團團的人層層堆積着、聚攏着，卻被守衛隔在外面；久久，沒任何通融的跡象，很可能無功而返。天色眼看着暗下來了，寒意也點點侵襲着，好奇終於被無奈擊退，人群中開始有人不再堅持，一點點鬆動、一點點潰退，之後星散，消失在各自奔來的路上。好歹也算長了見識，儘管嘛也沒見着。

那次隕石雨散落的範圍約有500多平方公里，10餘萬人口都在它的「掃射」範圍之內，卻奇跡般地沒有造成任何傷亡或損失。房子沒損失，牲畜沒損失，三大塊的落點都不在村子裏，最大的破壞就是衝擊波把玻璃震裂了幾塊。

據說這場隕石雨中的隕石形態多樣，3塊較顯眼的，每塊都超過了100公斤，最大的重1,770公斤，為世界石隕石之最。迢迢遙遙一路，耗損了多少，那卻不去的烈焰焚燬，分崩離析，差不多就餘個碎屑殘骸的「核」了，依然之最，依然將天體的信息盡可能地保留。如今被當作無價之寶供在博物館裏，為這個城市的知名度默默地貢獻着。

晴朗的天氣裏，仰首凝望，遙遠的星際恒久地與人對峙，帶着慣常的神秘幽然，一粒星子的墜落無聲無息，不及天邊驟然劃過的一條閃電。世界並沒有因此改變什麼，或者那改變過於瑣細，幾可忽略，但是卻有一種大美呈現：不禁心動，那與世界觀有關，那讓我們細緻體察了宏觀和微觀、靜止和律動、可見與未知。

人類的認知有限，而廣袤的宇宙無限，窮盡一切能量探求，恐怕只是在完善兒童期的幻想吧，所謂天外有天。

（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市作協副主席。曾獲吉林文學獎）